

宣教士保羅嘗言：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林前 4:9）。宣教士如活在金魚缸內，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所謂眾人，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來自不同國家的隊友，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甚至包括你自己）且對你評頭論足。怎麼樣？

大家認識安子順嗎？誰呀？（問了很多人，大都不認識）那麼趙枋得呢？（同樣，都不認識）

南宋文人趙枋得曾在他的著作《文章軌範》中引用另一文人安子順對三篇古文的評價，你可能聽過吧：讀諸葛亮《出師表》不落淚，是為不忠；讀李密《陳情表》不落淚，是為不孝；讀韓愈《祭十二郎文》不落淚，其人必不友。

先父生於清末（1889年）。他親身經歷了清朝統治，滅亡，民國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新中國成立，然後舉家分梯次逃難南來。我是12兄弟姐妹中的老么，出生時，先父已是67歲（以年齡來看，他更像是我的爺爺）。因為我是么兒，他把所有文學寄望全放在我身上：希望他朝能學業有成，考取功名，做大官，光宗耀祖。其他姐姐們可以不用讀書（指古文），我卻不能玩耍，跟著老父的”卜卜齋”。他以熟悉私塾的教子之方，傳遞儒家文學。從小要站在他身旁朗讀及背誦古文。以上提及的三篇古文，我在5/6歲的時候已能朗朗上口。當時先父也曾引用過安子順的那句名言，雖不明所以（讀書不求甚解嘛！），但記憶深刻。在背誦李密的陳情表時，多少也擠出一兩滴眼淚，免得跟不上內容。就這樣，在中國古文的潛移默化下，開始認識什麼是”孝”。

另一種不是味道且是被逼出來對”孝”的體會：棒下出孝子。從少成長，被籐條佇候是少不免的，且記憶仍存。是因是果？也分不清。想想自己也應該屬於孝的行列，免得浪費了昔日的籐條印。

翻閱一下，《孝經》開宗明義章曰：「身體髮膚，皆受諸父母，豈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概意思是父母生養我們，所以在成長時要好好愛惜自己，讓父母安心。父母在生時，要尊重父母的權威，遵從父母的指點，教誨和命令，按他們的意願行事。及至父母年紀老邁時，盡心奉養他們，回報他們的養育恩情。到他們百年歿後，仍懷念他們的教化。

其他幾個衍生跟孝有關而較常用的詞: 包括孝道, 孝順, 孝敬, 行孝...再翻閱一下其他外文, 無論如何翻譯 (filial, filiality, filial piety, honor...) 都感受不到中國文化對孝的味道。

近日跟一位姐姐談及昔日家事, 引起對先父的種種回憶: 我有否盡孝? 有, 但沒有. 正因如此, 在反省過程中感到, 作為一個中國背景的宣教士 (包括其他華裔宣教士), 在這問題上多少一定碰到困難與壓力。

孔子名言: 父母在, 不遠遊, 遊必有方. 這已為我們帶來第一個困難. 把自己一生奉獻在異國他鄉的使命中人, 能不忍心放下年老雙親? 特別身在遠方, 收到家書提及雙親患病時, 內心悠然出現不孝自責, 巴不得能馬上飛回家, 嘗侍親側, 以盡孝道. 可事實並不一定如願。

有些父母畢生打拚, 創基立業, 期待兒子可繼承下去. 可兒子卻要遠走他方作傳道工夫. 那誰來承擔? 若家中有超過一位兒子, 情況稍為和緩, 但父母寄託的眼神足以叫宣教同工感到一生虧欠. (國內從 1979 年開始推出一孩政策, 直到 2011 年開放二胎. 其間大都是獨生子女. 按年齡目前應是 45 歲左右. 他們要回應天父呼召成為海外宣教士, 豈不先要過這難過的一關?)

父母親不單畢生撫養我們, 且期待能一代一代繼承下去. 宣教士不單遠走他鄉, 且把孩子也帶上. 父母內心的 ”弄孫為樂” 的心願頓成泡影. 就算幾年後有機會重逢, 卻發現孫子孫女都變成 ”香蕉” (外表黃, 內心白), 無法溝通. 情何以堪!

以上各項, 都是我個人親身體會. 28 歲便拿起行囊遠赴菲國. 出發前某天晚上獨自一人在露台默想, 老父看到, 還被誤會地罵了一頓: 是否因賭錢欠債而要出逃? (也顯示老父內心記掛)

出發了, 家中除了雙親外, 還有高齡外婆. 多謝天父讓我生在 12 兄弟姐妹的家. 無他, 委託他們照顧老人家就是了. 也感到一陣灑脫. 出發了. 父母竟然都來機場送行. 當教會傳道人為我臨別祝禱時, 看到母親緊捉著父親的手. 怕有什麼突發事似的。

家書是唯一解脫對父母惦記的方式 (當時, 沒有手機, 要打長途電話就得付高昂費用). 一來一回卻也需要一個月左右. 每次收到父親書信, 定必拜讀三四回才回覆. (先父墨寶至今還存.)

一晚深夜, 竟然從短波收音機中聽到陳百強的 ”念情恩”, 眼淚整晚不自禁的躺流

長夜空虛使我懷舊事 明月朗相對念母親  
父母親愛心柔善像碧月 懷念怎不悲莫禁  
長夜空虛枕冷夜半泣 遙路遠碧海示我心  
父母親愛心柔善像碧月 常在心裡問何日報  
親恩應該報 應該識取孝道  
唯獨我離別 無法慰親旁 輕彈曲韻夢中送

年後接獲母親患上癌症. 在得到差會批准下回來服侍他三數月, 直到他離世返回天家. 是盡了孝了嗎? 在沙灘默想懷念先母時, 只能對他許願: 要成為忠心的宣教士以報其深恩. 8年後先父以 104 歲高齡過後; 也未能趕回來見最後一面. 怎生回報?

古云: 百行孝為先. 作為天父選召, 救恩的代言人...好受嗎?

古云: 忠孝不兩存. 要忠於使命或是對生我的父母行孝?

回想其他兄姐在雙親晚年時能盡子女孝道, 我深感不孝. 這是一生的虧欠, 一生的痛. 猶如昔日愛子對天父說: 我的父我的父, 為什麼離棄我...

痛!